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六十卷 奄答封貢

世宗嘉靖八年冬□月，吉囊、奄答寇榆林、寧夏塞，總督王瓊率兵禦卻之。初，小王子有三子：長阿爾倫，次阿著，次滿官。阿爾倫既死，二子皆幼，阿著稱小王子。未幾死，眾立阿爾倫子卜赤。而阿著子二：曰吉囊，曰奄答，強甚。小王子雖稱君長，不相統攝也。吉囊分地河套，當關中，地肥饒。奄答分關原、上都，最貧，以故最喜為寇。其後漸強盛，有騎□餘萬，遂雄於諸部，滿官等八營皆服屬之，時時入寇。瓊乃請修沿邊垣墉，起蘭、洮，盡榆林，三千餘里。□月，奄答寇大同，掠井坪、應、朔。

九年夏五月，奄答犯寧夏。時奄答與小王子、吉囊諸部，或合或分，時時犯塞。至是，入寧夏，六月，入宣府。

□年春三月，入大同塞。秋九月，犯陝西。冬□月，犯大同。旋出松潘，犯西川西境。自是無歲不入寇，前後殺略吏民人畜以億萬計。

□九年七月，奄答諸部大舉犯宣府。先是，大同歸正人王九子言：「北部哈刺噴糾奄答、幾祿、吉囊、青臺吉、赤臺吉等共□餘部，禱旗掠馬，負□日糧備入塞。」比報至，奄答已過聖順川抵蔚州。所過盡破關隘，殺人盈野。總兵白爵禦之，戰於水兒亭，敗績。總兵雲冒又敗績於連雲堡。奄答留宣府境內兩月始出塞。

八月，朵顏革蘭臺結吉囊、奄答分道入大同，大掠太原諸處。初，大同之變，諸叛卒多亡出塞，北走奄答諸部。奄答擇其點桀者，多與牛羊帳幕，令為僧道丐人偵諸邊，或入京師，凡中國虛實，盡走告奄答。其有材智者李天章、高懷智等皆署為長。至是，奄答率諸部入塞，大同鎮卒陰遣人與約，「勿掠我人畜，我亦不闌汝」。奄答諸部喜，與折箭而去。乃竟越大同，由井坪、朔州抵雁門，破靈武關，入崑崙、興縣、交城、汾州、文水、清源諸處，殺掠人畜萬計。遇大同卒，以所掠輜重遺之，求假道焉。巡撫大同史道總兵王升若不聞。宣府總兵白爵調赴應援，亦觀望不戰。巡撫山西都御史陳講告急，事下兵部，尚書張瓚曰：「寇且退矣，何事張皇？」奄答、吉囊縱掠既飽，乃旋出塞。

□二月，奄答、吉囊寇大同。

二□年九月，吉囊入大同塞，大掠太原等處。又越而南，殺掠人畜數萬，京師戒嚴。已而吉囊出關，未及塞，奄答復入，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，殺掠甚眾。上命宣大總督樊繼祖發兵應援，繼祖竟不應援，奄答縱掠而去。

二□一年夏六月，奄答入大同，大掠太原而南。時吉囊掠忻、代倡伎，縱淫樂不休，病髓竭死。諸子不相屬，分居套中。而奄答日強盛，有子曰黃臺吉，臂偏短，善用兵，其眾畏之，用命過於父。奄答乃糾青臺吉、兇刺哈、哈刺漢及叛人高懷智、李天章等各擁眾數萬入大同塞。其精兵戴鐵浮圖，馬具鎧，刀矢銛利，望之若冰雪。然不輕與我戰，即餘騎足扼我矣。至是，經朔州破雁門關，掠太原而南，京師戒嚴。

秋七月，廷議懸賞格，斬奄答頭與千金，官不次。其下偏裨三百金，官三級。無有應者。奄答乃擁眾越太原，列營汾水東西。掠潞安、平陽諸州縣。上命翟鵬提督宣、大、偏、保、山東、河南諸軍務，未至，諸軍連營處不相統攝，皆觀望不戰，縱寇深入。奄答大眾駐平遙、介休間，散騎入山落中，殺掠人畜，輜重迤邐就大營，諸將竟無肯乘險邀擊者。已而奄答大得利，整眾且歸。副總兵張世忠自侯城村起營，約誓諸將，躡寇力戰。諸將皆閉營不救。奄答見世忠軍壯，戰又力，呼集精騎三千，蹙世忠圍之。世忠傷矢，裹創下馬步戰。奄答眾亦窘。會矢及火藥俱盡，奄答益眾蹙之，世忠憤呼曰：「我軍被圍苦戰，諸將竟不相援，國憲天刑寧汝道耶！」復上馬督短兵接戰，自己至西，兵死傷殆盡，諸軍卒無援者。世忠力竭，腦中二矢，墜馬死。部將張宣、張臣痛世忠死，亦力戰死之。奄答既勝，複分掠定襄、五臺、孟縣。又自代州出繁峙、靈丘、廣昌，殺掠人畜□餘萬。乃從廣武出關，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塞而去。奄答自六月丁酉入塞，至七月庚午始出。凡掠□衛、三□八州縣，殺僇男女二□餘萬，牛馬羊豕二百萬，衣襍金錢稱是。焚公私廬舍八萬區，蹂田禾數□萬頃。詔贈世忠右都督，立祠祀之。

二□三年秋九月，奄答入大同塞，總督尚書翟鵬禦卻之。

冬□月，奄答破宣府塞，入紫荆關。時以巡撫朱方請撤防秋兵太早，致奄答深入，翟鵬不能禦，俱逮繫下獄。鵬削籍，方杖死關下。

二□四年，加總兵咸寧侯仇鸞太子太保。鸞，寧夏人。祖鉞，以襲真鏘功封伯。已，平河北盜，進封侯。鸞粗悍敢大言，朝臣俱薦之，襲封守寧夏。先是，吉囊寇甘肅，鸞與總督侍郎張珩、巡撫張錦禦卻之。遂上言：「督兵禦寇，追至朵蘭地及之。大戰一日，凡五捷。斬首百餘級，及斬吉囊子朗臺吉。」而竊其昆季廝養卒姓名於籍中，稱有功。疏上，兵科劾鸞奏捷：「辭多虛構，意涉誇張。往歲黑山墩之捷，謂賊吉囊子太不孩，竟成空言。今復以衣鎧鮮華，謂為朗臺吉。濫引勤王之語，妄覬封侯之勳，宜行勘核。」帝曰：「剿獲既多，厥功可嘉。其加鸞宮保，任一子所鎮撫。」

二□六年夏四月，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上言：「奄答請求入貢，乞參酌其可否。」巡按御史黃汝桂奏：「北邊自火節為梗，貢禮廢廢，迄今四□餘年。自嘉靖辛丑，北邊諸部懷叵測之謀，石天爵倡入貢之請。去歲至今，又復踵行前詐，豈可輕信，墮其計中。蓋諸寇自庚子以來，連年蹂大同，深入潞、澤、宣府，抵紫荆，西掠延綏，東寇遼陽，塗炭我疆宇，殺掠我人民。凡我臣工，皆思剪此以雪憤。但時未可乘，勢當徐圖耳。故貢亦寇，不貢亦寇者，外寇之故習也；貢亦備，不貢亦備者，邊臣之本計也。事機貴乎先圖，軍令重於申命。乞嚴敕總督、鎮、巡等官，加防禦。」上曰：「逆寇連歲為患，詭言求貢，勿得聽從。其各嚴邊兵防禦，如有執異，處以極典。」

二□七年春正月，奄答入河套。

三月，總督宣大翁萬達上言：「奄答復投譯書求貢。」帝命拒之。五月，奄答寇偏頭關。

七月，寇大同。

九月，奄答入宣府塞，寇居庸諸處。嚴嵩言於帝曰：「奄答諸部，以夏言、曾銑收河套，故報復至此。」帝於是益怒，言不可解，銑與言先後皆棄市。

二□八年春二月，奄答大舉入寇，略大同，直抵懷來。指揮江瀚、董鳴迎擊之，斬獲頗多，力竭無援，死之。總兵周尚文師兵萬人，追至曹家莊。及奄答兵大戰，總督翁萬達親率銳卒繼之，奄答敗走，斬首五□五，獲其器鎧無算。奄答兵傷痍甚眾，乃馳出塞，議者謂數□年間無此戰功。捷聞，諸臣升賞有差。

八月，奄答入宣府、大同塞，備禦官張景福、百戶成策、李松力戰死之。

二□九年秋八月，奄答越宣府走薊州塞，入古北口，圍順義，長驅直入。

戊寅，逼通州，大掠密雲、三河、昌平諸處。

辛巳，進犯京師。

壬午，奄答求人貢，命廷臣集議之。

癸未，奄答犯諸陵，轉掠西山、良鄉以西，遂東去，京師解嚴。

三□年春三月，與奄答通馬市。初，咸寧侯仇鸞倡大舉北伐之議，內實畏怯，乃密遣時義結奄答義子脫脫，使奄答以貢馬互市為請。奄答利中國貨幣，投譯書宣大總督蘇佑，求通市。佑以聞，帝命群臣集議，鸞力主之。群臣弗敢異，上從之。乃以兵部侍郎史道往大同，總理互市。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，力言不可，略曰：「互市市馬者，和親別名。奄答蹂躪我陵寢，虔劉我赤子，而先

之曰和，忘天下之大讎，其不可一。北伐之詔下，天下曉然知聖意，日夜輸兵食以助京師，而忽更之曰和，失天下之大信，其不可二。以堂堂天朝而下與邊臣互市，冠履倒置，損國家之重威，其不可三。天下豪傑，日夜磨礪其長技以待試，而甘心於和款，謂國家厭兵，無所用之，墮豪傑效用之心，其不可四。庚戌之變，頗講兵事，無故言和，使邊鎮美衣偷食而自肆，懈天下飭武之志，其不可五。往者，邊臣私通外寇，吏猶得以法裁之，今導之使通，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，開邊方交通之門，其不可六。伏莽之羌，在在有之。往者厭國威不敢肆，今謂縣官懼而議和，啟內地不靖之漸，其不可七。奄答深入時，我雖不敢逆一矢，然彼知我有備也。備之已半歲，而互市終之，彼謂我尚有人乎？長奄答輕中國之心，其不可八。奄答狡詐，出沒叵測。我竭財力而輦之邊，彼負約不至，未可知也；或因互市而伏兵，若吐番清水之盟，未可知也；或互市畢，即入寇。入寇矣，而駕誘他部，未可知也；或以下馬索上價，或責我以他賞，或望我以苛禮，未可知也。墮奄答狡詐之謀，其不可九。大約歲帛數萬，得馬數萬匹。年之後，彼馬少而我帛亦不繼，將何以善其後？不為國家深長之策，其不可十。凡為謬說者有五：不過曰：『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，而內寬吾以修武備。』夫奄答至無厭也，至無恥也，吾安能一一而應之，是終兆釁也。且吾果欲修武備，而何所藉於羈縻！此一謬也。曰：『互市之馬，吾藉此以資吾軍。』則又非也。既和矣，無事戰矣，得馬將用之？且彼亦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。此二謬也。曰：『互市不已，彼且朝貢。』夫至於朝貢，而中國之損資以奉寇益大矣。此三謬也。曰：『彼既利我，必不失信。』又非也。夫中國之所開市者，能盡給其眾乎？不給，則不能無入掠。此四謬也。曰：『兵，危道也。佳兵不祥。』夫敵加於己而應之，胡佳也？人身四肢皆癰疽，毒日內攻，而憚用藥石，可乎？此五謬也。夫此十不可、五謬，匪唯公卿大臣知之，三尺童子皆知之，而敢有為陛下主其事者。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，則圖幸目前之安以見效；外懼奄答之重勢，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。然公卿大臣皆知，而莫為一言止之者，止則身任其責而危，開則人任其責而安。陛下宜振獨斷，發明詔，悉按言開市者，選將練兵，聲罪致討。不出十年，臣請得為陛下勒燕然之績，懸奄答之首於藁街，以示天下後世。」

疏奏，帝連閱，頗然之。下內閣及禮、兵部大臣集議，嚴嵩等唯唯莫敢以為是，鸞憤然曰：「豎子目不識兵，宜其易之！」乃密疏構之，而帝意遂中變，下錦衣獄拷訊，繼盛持論不變。獄具，謫狄道典史。

夏四月，宣、大馬市成。史道主市事，每一馬償幣若干。奄答驅馬至城下，計直取償。事竣，奄答貢良馬九，乞再為市。仇鸞請教厚賚之，賜衣幣甚渥。遣官宣諭朝廷恩威，仍敕嚴飭部落，勿得生事，開邊釁。

秋七月，奄答獻叛人蕭芹等。初，華人蕭芹、張攀隆、王得道、喬源、丘富等六人，潛出塞降奄答，奄答任用之。丘富每教以火食屋居，奄答竟不敢屋居也，為築板升處之。至是，馬市通，奄答頗利之。芹等弗肯，請仍謀入塞剽掠。奄答不悅，仇鸞遣時義啖奄答以利，諷令縛獻芹等。奄答以為然，遂擒芹及攀隆、得道等三人，械至大同塞下，納譯書於總督史道所，道以聞。其丘富、喬源等五人俱走免。芹等伏誅。詔進仇鸞、史道官爵，餘各升賞有差。

二月，奄答寇大同。初，史道主宣、大市事，奄答以贏馬多索價直。弗予，輒大嘩入。大同市，寇宣府；宣府市，寇大同。甚者朝市暮寇，幣未出境，而警報隨至，並所得贏馬掠之去。奄答眾日往來大同城外，訊之，輒以貢市為言，將士不敢拒。各邊垣及諸營堡俱壞，戍卒盡散，奄答游騎可長驅至城下矣。史道上言：「奄答無馬者，許以牛羊入市，酬粟豆。」科、道交章阻之。奄答又請開市於遼東，巡撫遼東許宗魯移書兵部，反覆陳不可狀，事得寢。奄答知市利不博，是月三寇大同。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：「數日之內，奄答三入寇，似與通市情實相左。乞敕邊臣，多方備禦。仍遣使奄答，宣示恩威，令其約束部落，勿啟邊釁。每歲六、九月通市外，不許頻復求請。倘若服從，與通市如故；若面從心違，據實奏報，一意戰守可也。」兵部尚書趙錦言：「自古禦寇之道，戰守為上，羈縻終非長策。乃開市甫畢，而旋三入寇，防微杜漸，誠宜審處。」上命督臣偵探備禦，並嚴私通之禁。

三年春正月，奄答寇大同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：「奄答敢於歲初擁眾入犯，可見馬市之羈縻難恃。今日之計，惟大集兵馬，一意討伐。宜行各邊臣，合兵征剿。仍敕京營大將仇鸞，訓練甲兵，專事征進。勿得隱忍顧忌，釀成大患。」帝曰：「奄答非時擾攘，邊兵不能防禦，皆因平日端恃馬市，全不設備故爾。今後一意戰守，如仍前觀望，重懲不貸。」

二月，奄答復入大同塞。時仇鸞佩大將軍印，偃蹇畏懦，不敢發兵征進，又恃通市，亦不嚴飭邊將防禦。而大同總兵徐仁復驕縱，聲言馬市既通，無庸戍守，恣意賂克。巡撫都御史何思亦以通市故，即有警，輒匿不以聞，有拒殺零騎者，抵死。以故奄答眾出入關隘，無復顧忌，動以貢市為名，往來官寺。有司廩餼惟謹，稍拂意，輒大鬧。甚至直入堡城，奸辱婦女，莫敢誰何。至是，奄答眾萬餘入塞，直抵懷仁大掠。徐仁等各擁兵觀望不擊，游擊劉潭陰遣人結奄答鬻路。獨中軍指揮王恭率所部禦之，戰於管家堡，力屈死之，奄答得利遁去。代府饒陽王上言其事，上命逮徐仁、劉潭等詣京，即訊議處。何思削籍。王恭贈都督僉事，任一子祀祀。

三月，罷馬市。時邊防久廢，言官屢以為言。仇鸞亦慮禍及，密疏請止，乃罷市，召史道還。帝命復言開馬市者論死，著為令。於是兵部上言：「往歲宣、大戍卒，自足戰守，自簡銳卒入衛京師，眾分勢散，致調各鎮兵赴援，奔命罷勞，饋饌繁費，數年以來，費百餘萬，後將何繼！不若以本鎮土著壯夫，補足原額，庶供億可省而戰守足恃。」從之。初，總督翁萬達修築宣、大邊垣千餘里，烽墩三百六十三所，頗完固，後以通市故，大半為奄答眾所毀。兵部請教邊臣修補，給事中李幼孜上言：「敵壘卑小，宜於垣上增築高臺，營建房廬，以棲火器。」俱從之。

夏四月，大將軍仇鸞帥師出塞，襲奄答於威寧海，敗績而還。朵顏三衛導奄答眾數萬，由遼東前屯衛撤去邊垣七千餘里，掠至寧遠。備禦官王相力戰死之，詔贈相都督同知。時奄答數寇遼、薊，皆朵顏導之，為患益劇。

秋七月，奄答寇薊州塞。先是，遼東報至，仇鸞請行邊，已而中止。至是，薊州報愈急，鸞當出御，適疽發背，不能出師。然顧戀大將軍印，不肯辭。又無有敢言易將者。兵部尚書趙錦曰：「事迫矣。」乃上言：「大將軍病，不能禦敵。而印在大將軍所，諸偏裨令不行。請暫假大將軍印，自將兵禦之。」帝謂「本兵不可出師」。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，別遣將將兵。錦乃夜馳至鸞第，收鸞印綬，以總兵陳時代鸞佩大將軍印。鸞聞大患，疾益劇，遂死。

時上已心知鸞奸逆未發，命都督陸炳密訪之。炳素惡鸞，常伺察其動靜，得其諸奸事，欲即發，尚恐無案驗。會時義、侯榮、姚江皆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，知鸞死，事必敗，遂以八月一日出奔居庸關、鞏華城諸處，欲叛出塞。炳知之，使關吏及邏者執之，以聞，詔下獄。炳乃盡發其前後交通納賄諸亂政狀。帝大怒，令諸司會鞫之。下制暴鸞罪惡，剖棺戮其屍。父母妻子及時義、侯榮等皆斬，籍其家，下詔佈告天下。奄答聞之，引去。趙錦亦以初附鸞，謫戍。於是帝諭更戎政，悉改鸞措置約束。

冬十月，宣大總督蘇佑與巡撫侯鉞、總兵吳瑛奉詔出師北代。鉞率數萬人出塞，襲擊奄答幕。奄答知之，會兵逆擊，殺把總劉欽等七人，士卒死者無算。瑛等急斂眾歸塞內。巡按御史蔡樸上言其狀，因劾佑、鉞。詔不問，仍命恤劉欽等。

二年閏三月，奄答寇大同，副總兵郭都出戰死之。詔逮巡撫侯鉞為民，予都恤典。

夏四月，巡撫宣府都御史劉壘上言：「修築邊垣，須用磚灰，以圖永久。山西一鎮，須六萬餘萬，請給發。」御史秦樸亦言：「土沙易圯，費當不貲。」俱下兵部議。尚書聶豹言：「奏乞之數六萬餘萬，則經營必須十年。財力既不辦，況曠日持久，無救目前。可姑為旦夕防禦之計，日後別圖永世之利。」從之。

冬十月，朵顏糾奄答率眾二萬薄古北口，烽火達京師。帝懲庚戌事，憂日晡忘食，遣使偵諸軍戰守狀。總督薊遼侍郎楊博躬擐甲乘城，督將士防禦甚力。奄答百道攻塞垣，博隨方拒擊，終不能入。使者以狀聞，帝大悅，即軍中賜博衣一襲，發帑金萬兩犒將士。博承命宣朝廷威德，諸將士人人喜，勇氣益倍。與奄答守八日，奄答不得利，乃引退。猶徘徊數舍外，不即去。博募敢死士持火械，夜數入其營擾之，寇眾倉皇遁去。

三年秋七月，奄答眾數萬人入大同塞，官軍敗績。逮總督尚書蘇佑、巡撫齊宗道於獄。

二月，奄答寇大同，總督侍郎許論、巡撫都御史王忬徵兵擊走之。

三〇六年秋八月，奄答眾二〇萬人雁門塞，破應州四〇餘堡。總督楊順縱兵殺避難兵民，上首功以自解。己而辛愛妾桃松寨私部目，懼誅，來降。順上其狀以為功。辛愛，奄答子，土馬雄諸部，且入寇。順懼，上言「奄答叵測」，欲發朝廷歸之。敵故薄順等無能，且點甚，詐言以叛人丘富來易，順信其言，予之。辛愛戮桃松寨，丘富竟不可得。順懼罪，賂巡按御史路楷隱其事。給事中吳時來聞之，上言：「桃松寨來降，不過寇中一亡婦耳。苟明於啟釁之媒，拒之勿納可也。始則張皇已功，既而輕墮敵計。乃行賂按臣，相為欺蔽。然則朝廷邊餉之用，祇借順等潤家之資耳。」疏入，上怒，逮順、楷下獄，削籍。以兵部尚書許論比順、楷，亦罷之。

三〇七年春正月，奄答圍大同右衛，不克。

四月，命兵部尚書楊博出督宣大軍務。時右衛圍久不解，議者以為非博往不可，遂有是命，仍虛部中位以待之。博乃徵諸鎮兵，聲言出塞北伐，羽檄日數〇下。奄答聞博至，乃引去。守將尚表拒守四閱月，誓志勵眾，死守不屈。博上其功，優敘之。王德戰死，奏立祠加卹。參將周現潛通奄答，奏禡之。自是邊人俱砥礪，思自奮。博因陳善後二〇餘事，築牛心諸堡，為烽堠二千八百餘所，濬濠千餘里，五旬訖功。帝大悅，加博太子太保。

四〇五年春正月，奄答寇宣府塞西陽河。先是，朵顏革蘭臺影克每歲引小王子諸部寇薊、遼。四〇二年，由牆子嶺直犯通州，京師震動，而宣、大諸邊頗安靖。至是，復入寇宣府，旋引去。

穆宗隆慶元年夏五月，奄答犯大同，參將劉國引兵禦卻之。

九月，奄答子黃臺吉擁眾窺陵後南山。上命總督劉燾率兵防護陵寢。俺達陷山西石州，陷之，殺知州王亮。留壁石州，剽掠交、汾等處，山西騷動。會有薊鎮之警，京師戒嚴。上命群臣議防禦策，大學士徐階條〇三事。時奄答入邊已二〇餘日，勢甚橫。已，雨潦連旬，馬多死，皆杖馬筮徒步還。所剽獲不能盡載，往往遺於道甚眾，〇餘日始盡出邊，而官軍無一人邀擊者。大同總兵申維岳、孫吳等規奄答既去汾、石，始約兵進戰。及奄答出岢嵐東北，孫吳以非己信地，引還大同。維岳等終不敢戰而還。〇四日，奄答始悉去，諸將乃稍稍出，獲奸細明海等及他老幼疲弱，掩襲得之以為功。諸將獨方振一與奄答遇，尤月逐奄答於嵐縣，稍稍敢戰而已。事聞，詔奪督、撫、鎮諸臣官，聽勘。而逮諸將至京鞫之，議功罪賞罰有差。時邊臣異愾怠玩，掩罪冒功，積弊已久，故恣寇出入，動得利去。至是議罰，將士始知畏法焉。

二年夏五月，兵部言：「山西一鎮，舊以大同為藩籬，警備差少。自嘉靖壬寅失事之後，大同棄牆不守，遂與奄答為鄰。三關邊隘，皆奄答必犯之地矣。然鎮臣尚在內地，奄答必糾合諸部，乃敢深入。故在關內，則憂大舉。偏、老一帶，逼近寇巢，居常則有游騎出入之苦，遇冬則有套騎履冰之備。故在關外，則慮零寇。今寧武在忻、代、偏、岢之中，既以總兵駐師，便於東西策應。而關外一帶，宜增設防禦，請發太僕金，益募軍買馬以備之。」上令施行。

四年冬〇月癸卯，奄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〇人來降。把漢那吉者，奄答第三子鐵皆臺吉之子也。幼孤，育於奄答妻一刻哈屯所，命僕阿力哥之妻乳焉。及長，那吉多智，有口辯，奄答娶婿比吉女為之婦，不相能，復聘免捨金之女。適奄答長女啞不害有所生三娘子者，貌甚豔麗，已受襖兒都司聘。奄答奪取之，襖兒甚甚，將攻奄答。奄答無以解，即以那吉所聘免捨金的女償之。那吉怒，謂阿力哥曰：「我祖妻外孫，又奪孫婦與人。吾不能為若孫，吾行矣。」遂與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〇人南走，叩關請降。總督王崇古留之，邊吏嘩曰：「此孤豎無足重輕，宜勿留。」崇古曰：「此奇貨可居。奄答即急，因而為市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，乃優遣以慰其厭憤之愛，而制其命。若其弗急，則我因而撫納，如漢質子法，使招其故部居近塞。奄答老且死，其子黃臺吉勢不能盡有其眾，然後以居耆、谷蠡柝置塞外。其與黃臺吉構，則兩利而俱存之；弗構，則以師助之，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力。」廷臣嘩然以為不可，御史葉夢熊爭尤力。上曰：「寇慕義來降，宜加優撫。其以把漢那吉為指揮，使阿力哥為正千戶，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。」奄答婦恐中國戕其孫，日夜尤奄答。奄答尋亦悔，遂擁〇萬眾壓境。崇古命百戶鮑崇德諭以存恤恩，而要其縛叛示信。奄答頗銜之，乃留崇德，隨遣騎覘之，則那吉方蟒衣貂帽，馳馬從容。歸報奄答與婦，感且愧曰：「漢乃肯全吾孫，吾且咬臂盟，世服屬無貳，奚有於叛人！」遂定盟，通貢市馬。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，咸從與無間言。

〇二月，奄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求獻，索那吉，許之。先是，山西妖人呂明鎮以白蓮妖術謀不軌，全與丘富等從之。事覺，明鎮伏誅，富與全率黨李自馨、劉四、趙龍、呂老〇、猛谷王之屬，叛歸奄答，駐邊外古豐州地，名曰拜升。己而我百戶張彥文、游擊家丁劉天祺、邊民馬西川等二〇八人悉往從之，眾至數萬，因尊奄答為帝。富犯邊死。全等治第如王者，署其門曰開化府。至是，誘執之，至雲石堡待命。總督王崇古受其獻，悉送闕下誅之。遣使送歸那吉，那吉猶戀戀不欲行。崇古諭以朝廷恩意，許奉表通貢不絕。那吉感泣，誓不敢貳中國，攜其妻以歸。崇古以款奄答功，加少保、尚書，巡撫方逢年、兵部尚書郭乾、侍郎谷中虛、王遴各升賞有差，又加恩輔臣李春芳、高拱、張居正、殷士儋及原任大學士趙貞吉等五人。

五年三月己丑，封奄答為順義王，及其子弟部落為都督等官。奄答得孫後，遣使來謝，且乞表式請封。王崇古疑吉囊、大把都未與盟，恐有詐，未許。蓋吉囊者，奄答兄，老把都兒昆都力哈，奄答親弟也。吉囊死，子四，長曰吉能，皆為奄答姪。而兀慎、擺腰、永邵卜、哆囉、土蠻等部，又多其支屬。奄答於諸部為尊行，力能合之。必同心內附，始可假以王封，得比三衛例。崇古以此發奄答，奄答以土蠻故主，力不能致為辭。而崇古獨自計老把都與土蠻善，且內親黃臺吉。會黃臺吉使來，乃令其約老把都，以招土蠻，與奄答會同請封，因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。至是，奄答始與老把都、吉能、永邵卜諸部各遣使〇八人，請通貢開市，以息邊氓。詔下群臣廷議，定國公文壁、吏部侍郎張羅等二〇二人為可，英國公溶、戶部尚書張守直等〇七人為不可，工部尚書朱衡等五人以為封貢便，互市不便。獨都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狀。上卒如崇古議，封奄答王號。貢期聽於三四月後一行，互市之數，先定馬數。其貢使不得至京，鐵鍋諸物不得闌出。賞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，綵緞八表裡。

五月，總督王崇古為奄答陳乞四事：一、請給王印，如先朝忠順王例。二、請許貢入京，比於三衛各貢使，貢馬三〇匹。三、請給鐵鍋。議廣鍋〇斤，煉鐵五斤，尚未可為兵器，洛鍋生粗每〇斤，煉鐵三斤，宜可給與，以敵易新。四、請撫賞部中親屬布段米豆，散所部窮丁，塞上仍許不時小市。

六月，順義王奄答使恰臺吉、打兒漢執趙全餘黨趙崇山、穆教清、張永保、孫大臣及妖人李夢陽等來獻。上嘉其誠順，賞白金三〇兩，綵幣四表裡；恰臺吉等各〇兩，一表裡。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，上疏陳六漸：一曰封疆弛守之漸，二曰屬部疑叛之漸，三曰將領推諉之漸，四曰塞下虛耗之漸，五曰勇士散逸之漸，六曰市地增加之漸。又言：「黃臺吉向化不醇，他日必為邊患。」大學士高拱言：「嘉靖〇九年北寇求貢，當事憚於主計，斬使絕之。三〇餘年，邊民肝腦塗地，此往歲之明失。今其感恩慕義，直受而封錫之，猶非要領之圖，本意之所在也。及此閒暇，積我金，修我險，練我士，整我械，開我屯田，理我鹽法，皆得次第行之。彼若背約，遂興問罪之師，進退各有餘地。苟見一時，遂爾偷息，良時不再得，邊備寢弛難振矣。」上嘉納施行。

六年九月，奄答貢馬二百五〇匹。時穆宗已崩，神宗即位。

〇月，授奄答兒子永邵卜大成都督同知。

〇二月，遣奄答舊使火力赤奴謀赤北還。嘉靖間，奉使六人，以奄答內犯下獄，二〇年餘俱物故，至是釋之。神宗萬曆元年三月，頒順義王奄答番經，並給鍍金銀印。二年〇二月，順義王奄答子賓免求河西互市，邀索刀仗，朝議絕之。兵部言：「以一部啟各鎮拒絕之心，非計也。宜諭奄答，令其子改圖。」遂令督、撫臣諭之。

三年夏四月，賓免駐牧西海，役屬兒革、白利等番，屢擾邊境。詔陝西總督諭奄答，嚴戢賓免。奄答言：「賓免因甘肅不許開市，苦寧遠途遠。」巡撫甘肅都御史侯東萊上言：「賓免屢侵諸番，以報其掠馬，因圖請市。河西離散，開市為難，苟可安邊，何惜甘肅一垣，而不以糜之也。」上從之，遂立大市於甘州，小市於莊浪。

□月，奄答乞佛像麟段。且城市成，求賜名。賜城名福化，量給其請。是年，黃臺吉改貢市於新平堡。

四年□二月，銀定臺吉所屬嘗盜邊，絕其貢。奄答聞之，從彼法罰羊千、馬二百、駝二。詔宥之，已服罪，馬駝等不必進。

五年二月，順義王奄答執叛盟獻鶴等四人，上賜奄答幣，論叛者如法。

三月，奄答請開市茶馬，又求都督金印。朝議以請屬部，並無金印，宜諭遣。上從之。

九月，奄答上書甘肅巡撫復求茶市。初，西番羶藏請納馬保塞，廷議勿受。巡茶御史李時成上言：「羶藏生西番中，族極遠，未嘗通貢市。一朝率眾來降，彼實畏我威靈。第以洮西極邊地，更得此族，不益厚固藩籬耶？矧今急須馬，何為拒之？」上從之。奄答以番人入漢，久且慢我，遣大都巴石虎啟幕府，請得比番開茶市。廷議且許之，李時成得奏言：「奄答今求茶市，意不在茶，在得番人耳。夫洮西一帶，抵嘉峪、金城，綿亙數千里，番族星羅。西寇之不敢長驅而南，以番為之蔽也。顧番人須茶最急，一日無茶則病且死，是番人之命懸於中國，俾世受約束，藩我西土。脫以茶市假之，奄答逐利，而專意於番。番求生，而制命於奄答，彼此合一，其遺患可勝道哉！」上是之。兵部謂茶市不可許，但奄答稱迎佛，僧寺必須用茶，量給數□篋示恩。報可。奄答復求開洮州茶市，進馬五百匹。諭止之。

七年秋，奄答請寺額，詔名其寺曰弘慈。

八年秋八月，加順義王奄答次子不他失驃騎將軍，常漢我、不良臺吉等百戶。

九年秋八月，順義王奄答上表貢馬。

□二月，順義王奄答死，賜祭七壇，綵幣□二雙，布百匹。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黃臺吉上謝表，貢馬。黃臺吉者，奄答長子也。嘉靖時，有精騎萬餘，庶弟曰青臺吉，精騎半之。奄答老矣，娶二妾，棄其妻，黃臺吉怨之。妾各子一人，奄答予萬騎自備，以故中自疑，不敢深入。黃臺吉日夜扼腕曰：「老婢子有此兵，而老死沙漠，可笑也。」及奄答歸款，益老而厭兵，且佞佛，聽番僧言，戒殺掠，而朝廷威信亦足以服之，以故□餘年終保塞不敢南犯。先，是王崇古人為大司馬，繼崇古者方逢時、吳兌代為總督，各部俱貢市無失期。而三娘子切切慕華，不時款塞。常詰兌，兌兒女畜之，情甚昵。或三娘子致手書索金珠翠鈿，兌隨市給與，以敦和好。部落中間有梗化者，三娘子時時報聞，督府得預為備。

□年，總督鄭洛遣通事馬應時佯為趣貢事，陰以詞之。三娘子遣土骨赤請寬假，辭以無嗣王，表文空其印。

□一年閏二月，黃臺吉襲封順義王，更名乞慶哈黃臺吉。先配五蘭比妓，後受西僧給，納婦一百八人，以象數珠。奄答死，黃臺吉將收三娘子。三娘子嫌其老病，將別屬。督臣鄭洛計曰：「若三娘子別屬，我封此黃臺吉何用？」乃命人說三娘子曰：「汝歸王，天朝以夫人封汝；不歸，一婦耳。」於是三娘子逼於利害，乃歸之。黃臺吉襲封僅四年，三娘子佐之，貢市推謹。

□四年二月，順義王黃臺吉死，子扯力克襲位。初，把漢那吉歸，奄答命主板升，號曰大成臺吉，妻曰大成比妓，兵馬雄諸部。癸未年死，三娘子欲令己子不他失禮妻比妓。而奄答用事臣恰臺吉勿從，陰主扯力克，以兵收比妓為妻。三娘子名哈屯，別築城居，朝廷賜名歸化。至是，黃臺吉死，扯力克當嗣。督臣鄭洛復諭扯力克曰：「娘子三世歸順，汝能與娘子聚，則封；不亟聚，封別有屬也。」扯力克盡逐諸妾，乃以□月入三娘子帳中合婚。其部落牙答漢盜掠助馬堡，洪賈盜掠偏頭關，三娘子俱罰治如法。

□五年秋七月，封扯力克為順義王，三娘子為忠順夫人。

□八年，大學士王錫爵上言：「古謀國之臣，無事則深憂，有事則不懼。自封款□九年，順義王扯力克以助火落赤，故罷市賞，兩年未與。忠順夫人三娘子捕叛人史二致塞上，請復市賞。詔復二年，以三娘子兒不他失禮為都督。史二，即扯力克兄、安兔婿也。仍寬假其罪，分列於龍門滴水崖，史二亦款服。二□年來，吏恬卒玩，一旦封豕生心，舉朝惶怖，止辦啾啾，追尤首事，此一反也。武官夔下求安，專藉款關之利；文吏隙中觀鬥，爭談出塞之功。此二反也。諸邊以彼此支吾為熟套，以日月玩愒為良謀。一遇緩急重難之事，則隔垣內外，便分爾我，逃責於己而嫁禍於人。此三反也。臣謬為三反之論，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。蓋欲少省議論，使當事可以措手；暫寬文法，使文武貴於同心。」上是之。

四□一年春二月，扯力克既沒，卜失兔以長孫嗣封。而索囊阻之，越冬，講乃成。於是總督涂宗濬以爵禮請詔卜失兔襲封順義王，把漢比妓封忠義夫人，西僧哀乞蓋授都綱。遣官齎封敕至邊，各散去不受。御史李若星疏論卜失兔抗旨回巢。踰年，告款塞上，乃始受封，其部落多散失，遂不競。